

農技援非傳奇(二)

●馬聯芳

處處落後值得同情

非洲與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，是城市與鄉村差距很大，城市尤其首都所在地，一切都現現代化，相反的鄉村則無論衣食住行都很落後。這大概是因為以往非洲多是歐洲各國的殖民地，宗主國的人都生活在城市，所以城市的建設特別好，至於廣大的鄉村，非洲人自己無能為力，宗主國也不暇及此，因此，也就停留在落後的階段。兩者差距究竟有多大，可舉象牙海岸為例。

象牙海岸是比較進步的國家，首都阿比尚更是繁華熱鬧。它座落在大西洋沿岸，有優良海港，來往船隻很多，非洲貨物多由此集散進出。一條直通非洲內陸的火車也由此開始，定時出發。市中心在公園一帶，街道整齊，商店林立，餐館、酒吧、舞廳、戲院之類遊樂場所，無不應有盡有，一到夜晚，燈火輝煌，遊人如織。最大的建築是國會大廈和象牙旅館，兩者隔河相望，襯托此一都市不凡的氣概；尤以象牙旅館，高達二十層，為非洲高樓之冠，內部大小房間據說有上千間之多，所有佈置亦均富麗堂皇，此外，各式各

類的餐飲亦一應俱全，讓人盡情享受。我曾去過阿比尚多次，也曾在象牙旅館住過一夜，房價記得不很便宜，法國大餐更是貴得驚人。一次參加象國農部宴會，有一客法國煮螺，據說價值約美金十元，二十多年前這樣的價格不能不說是高價了。當地由歐洲人經營的旅館也選乾淨舒適，中國餐館也有兩家，我們到阿比尚大都住外國旅館，吃中國餐，晚上漫步街頭，看公園裏的攤位，有不少象牙雕刻及手工藝品可買，這與歐洲的城市大同小異，置身此地並不覺得是在非洲。

離開首都十多里以外，就可以看到土著的鄉村，土著的住戶不很集中，有的甚至孤零零的三幾戶人家。住屋是茅草頂，間或有一兩間是鐵皮頂，牆壁都是泥土樹枝做的，既低矮又狹窄，裏面陰濕濕的，霉味很重。陳設更談不上，有床鋪桌椅，算是不錯的了。沒有任何衛生設備，不論男女都在路旁或屋側方便。衣著簡單之至，小孩全身赤裸，即使在極冷的冬天，男人也僅用一條布包着下體，女人則在腰下纏片沙龍。他們吃的也少得可憐，年景好的時候，吃雜糧野薯；壞的時候，蛇、蝸牛、螞蟥及毛蟲都吃。體力壯的年

輕人常跑進森林裏，找野生的香蕉或其他的果子充饑，吃飽了就倒在樹旁大睡一覺。因此營養不良，疾病叢生，儘管生殖率高，但是死亡率也大。

這一情況當然不敢說是代表全非洲土著的生計，不過非洲大部分是落後的，很值得同情。

滿身泥污辛苦墾荒

農耕隊在非洲種稻，第一步是開墾，開墾的第一步是找適合的耕地和水源。最理想的耕地和水源祇有到森林裏去找；在森林裏面開墾，最麻煩而又首先必須解決的是砍草、砍樹和挖樹根的工作。在初期，農耕隊都是用最簡單的鋤頭、斧頭和鐵鍬等工具，所以非常辛苦。後來才改用重機械作業，省事很多。下面是隊員盧君所寫的一篇墾荒記，我稍加調整刪減，藉此可以看出一般墾荒工作的概況。

「新年後不久，我接到新的指示，負責開墾十六公頃的陸稻田；我來達荷美已十個多月，初負此一開墾任務，內心不免有些恐慌。據一些有經驗的同仁說，這是一件極為艱鉅的工作，要把

一片原始森林在三月雨季來臨前，用簡單的工具——斧、鋤、鋏一下下的開闢成平坦的良田，自然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。

「開墾先要除草。我們要走進長滿巨樹和茅草的森林裏去工作，茅草不僅埋沒了我這一七三分的身軀，而且兩側鋒利的茅草葉一不小心刺得你遍體鱗傷。我們置身在這茅草叢中，往往不辨方向，全靠大家密集的動作，才不致迷失走散。我與當地工人如此天天汗流浹背的並肩工作，雙手都起滿了水泡，兩肩和兩頰盡是創傷，砍草工作算是告一段落。」

「接着是開墾最難的一關，要連根挖起一棵棵的大樹。這工作說起來就這麼簡單，先一斧頭一斧頭砍倒樹幹，再一鋤頭一鋤頭挖起樹根。可是兩三個人一天就是解決不了一棵大樹，真有點急人。祇好將工人分組，找出幾隻手套作為獎品，給予最先完成的兩組。於是號令一下，一時整個的墾區，祇見斧頭與鋤頭齊飛，叮叮之聲響徹雲霄。汗水在每個人臉上閃閃發光，全身浸濕。不久『碰』的一聲，樹倒下來了。然後接二連三的巨響，樹也倒了不少。聽到響聲，看到樹倒，真舒坦極了。最後是挖樹根，滿地樹根和潛伏在地下的根柢，照樣用鋤頭一一加以清除；自然也很吃力，可是仍然難不倒我們。麻煩的倒是一樣非洲的特產，國內很少見到的螞蟻窩（也叫螞蟻山），一堆堆的疊立在地上，大的像寶塔，小的像倒立的水缸，堅固無比；想用鋤頭推毀它可不容易。幸而它為數不多，終於在我們奮戰之下，一一被蕩平了。」

儲水還要給水排水

發展農業不能離開水利工程；水利工程不外儲水、給水、排水三項。儲水方面，農耕隊在非洲初期多是築壩，建立小型水庫。我駐賴比瑞亞共和國農耕隊於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十一月到達貝丁墾區以後，他們找到一條水量較為豐沛，下游較易攔堵的溪流，再選擇溪身比較狹窄的地方，着手興建小型水壩和水庫，費了一番氣力才告完成。

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五月，我前往賴國考察，站在水壩上觀賞良久，風光頗為迷人。我順便向當時的隊長鄒梅君（先賢鄒魯魯先生的公子）問這條溪流的名稱，他回答說：「是一條無名溪。」旁邊一位隊員搶着說：「我們替它取名秀嫵溪。」後來我才聽說，不久前有位名媛當選為中國小姐，鄒隊長時常稱羨這件事，隊員們就借用她的名字以名這條美麗的溪流。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由於貝丁墾區墾出的土地增多，需水量加大，遂由我政府補助經費，派工程師羅君設計施工，就原有工程予以擴充，計有提高水壩，興建進水口、涵洞，灌溉幹線及支線，排水幹線及支線，農路等大小工程達十餘種之多，完成之後，確是氣象一新。當地農民感於工程受益之大，主動的舉行一次通水典禮，邀請各界蒞臨參觀。

典禮於當年八月一日上午，在進水口新水門附近之臨時會場舉行，由賴國農農部長主持，到場觀禮的人士有我國大使、美國大使及美援會代表、聯合國及其他國家代表、賴國政府官員及當

地鄉長士紳共五百餘人。典禮開始以後，我大使及賴國官員相繼講話完畢，賴國農長走至進水口處，啓鑰開閘，所有參觀人員均在旁注目向閘門下凝視，一時空氣屏息緊張，但見閘門緩緩上升，滾滾溪流通過閘門渠道，直流向遠處新開闢的農田。此時歡聲四起，掌聲不絕，典禮也就此告一段落。

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）五月我第三次去賴比瑞亞，特去北部新墾區參觀，此地正在興建一項新的水利工程。原來該地係沼澤區，終年積水，無法耕作。水利工程師羅君將兩側溪流拓寬濬深，並在兩溪接近處溝通，匯成一條小河。沼澤地內部，一方面挖掘排水溝，排出積水，由小河出境；一方面在上游建立閘門，通過灌溉溝引取用水，共壅成水田五百多公頃。羅君在此工作一年多，面目黧黑，見面之後，我很感動。同時我也深深的瞭解到，在非洲儲水（興建水庫），給水（通水灌溉）固然重要，如何在低窪地區排除積水，對於開墾工作也是不可忽視的。

滾入急流堵塞堤缺

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七月，農耕隊到達尼日共和國，立即被當地政府要求到狄拉伯利州的達卡拉村種稻。這地方法國人曾種過水稻失敗了，要我們去試試，我們明知這是一個陷阱，但在當地政府堅持之下，也祇好跳下去，接手去做。這地方約有一百多公頃，緊靠尼日河，法國人曾沿河築了一道圩堤，看來是下過一番功夫。我們農耕隊祇有少數的人力，首先選擇三公頃左

右的土地，開始整地築溝做成一塊塊的水田，同時育苗插秧，一切都循正常程序進行，非常的順利。時間很快地過去了三個月，田裏的水稻也生長得青蔥可愛，大家以為這第一次試種，眼見就要成功。誰知變生肘腋，尼日河每年十一月以後，都會漲水。初來水勢並不如何劇烈，不過大家已有戒心，一方面準備沙包草蓆，保護圩堤，一方面要求地方上供應人力幫忙，後來水勢慢慢加大，有些威脅圩堤了。

一天，天色剛剛黎明，天空一片昏暗，祇聽到尼日河上游咆哮之聲不絕，接着水勢陡漲，浪濤洶湧，圩堤到了岌岌可危的狀態。這時農耕人員都站在圩堤上觀望。忽然一處圩堤有鬆軟的現象，大家趕快加壓沙包草蓆。可惜圩堤的下面，又發生一處漏洞，洪水不斷沖刷，漏洞也越來越大，這個圩堤可能在眨眼之間就要崩潰，所有幾個月辛勞和希望也會完全消失，農耕隊的榮譽也將隨之幻滅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有位健壯的隊員背了一個大沙包，連人帶包就竄入水中，堵住了洞口，圩堤也在這一驚人行動之下穩住，救回來了，全體在場人員也都看得怔住了。這位隊員後來被抬救上岸，躺在地上，已是昏迷不醒。當地的酋長看到這一幕，震驚之餘，臥到這位隊員身上，嗚啞大哭起來；他告訴左右的尼日人說：「人家為我們生產糧食，不惜犧牲到這種程度，我們再不努力，也枉在人世了。」

自此以後，農耕隊在尼日，非常受人尊敬，也無往而不利。幾年後，我們在其首都附近薩格

地區開墾了一千多公頃田地，真是洋洋大觀。那位勇敢從公的隊員，我記得姓施，臺東人，他考取農耕隊，受訓結束，即將出發的時候，他的太太忽然趕來，認為非洲為蠻荒之地，哭求他不要遠行，可是施君不為所動，仍然堅決上路。我當時頗為感動，殊不知後來這一表現，更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。施君後來提升為技師，又提升為非洲一個大國的副隊長，農耕隊撤走，他私人留下，事業很有成就。

抵抗沙漠熱風侵襲

利比亞在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我派農耕隊前往工作時還是一個王國。該國位在北非，全境百分之九十為撒哈拉大沙漠所覆蓋，所幸於一九五九年發現石油，遂變成富有。利國政府很想開發沙漠裡面的綠洲，對於種植水稻尤其發生興趣。我們農耕隊就在這樣原因下，被邀請到利比亞。

沙漠的核心地帶，有一片很大的綠洲，我們譯作夏低窪地，有豐富的地下水。其中最大的一個村落叫白拉克，我們選擇這個地區試種水稻和其他作物。這地方除有水源以外，以往歐美和日本專家也曾在此地種過水稻，都沒有成功，遺留下不少設備，土地也開墾得很好，省掉不少麻煩。農耕隊在這地方住下以後，一切按部就班，種了一公頃水稻，我們隨時接到報告，水稻生長良好，也快到開花結實的時候了。

一天我們突然接到由利比亞來的電報，說是白拉克驟然發生熱風，水稻就像熨斗燙過一樣，

一片焦黃，如果再持續一個時期，可能全部被燒死，也就和以往歐美日本專家走上同一命運了。我們當時考慮，知道水稻已到生長盛期，應該可以抵抗一時，不過最要緊的是不能缺水。遂發電要加強噴水、灌水，不能一刻間斷，儘量支持水稻生存到最後一刻，同時災後的調護也要特別注意。

事後我們才知道，這次熱風過境，熱度高達攝氏五〇度以上，一時飛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；當地人畜均逃避一空，不敢停留在露天中。可是我們農耕隊人員感覺自身責任之重大，不應坐視功敗垂成，竟全體匍匐伏身於溝旁田角，抽水、灌水、噴水，日夜與熱風搏鬥，大有與水稻共存亡之概。不久風平浪靜，水稻在加意調護之下，終於結實纍纍，撒哈拉大沙漠總算第一次種植水稻成功。

以上一幕艱苦奮鬥的經過，當地人感動異常，竟在農耕隊宿舍牆上掛了一塊木牌，上面寫道：「可蘭經上說：『有東方聖人拯救我們。』」大意如此。（利比亞人崇奉回教，所以說「可蘭經」。）事後我們檢討，以為白拉克的一幕並不可取，因為艱苦還在其次，在此一乾旱地區發展需水最多的水稻是絕對不經濟的，於是建議利比亞政府不必在此地浪費，同時我們農耕隊也轉移利國其他地區工作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五月，我偕同一個考察團到達利比亞，次晨即搭機南飛白拉克，深入此世界最大的沙漠的核心地帶。一路所見，雖是晴天，天空仍是混沌不清，地上則是飛沙處處

，乾旱悶熱，其令人煩躁不耐可以想見。一夜我們在宿舍內商談，外面是萬籟俱寂，室內則一燈如豆，偶爾遠處傳來聲聲阿拉伯的歌聲，那種低沉哀怨的腔調，扣人心弦，實在無法忍受；祇得出門走走。五月裡沙漠的夜空，倒是涼風習習，心情開闊爽朗，不覺精神為之一振，此種不可多得的經驗，特補記一二於此。

開發姑河的處女地

我國應上伏塔共和國的要求，我們於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四月前往該國探勘將來可能擴大開發的地區，到達之後，上伏塔政府特派總統座機，送我們到帝拉蘇省卜卜市去考察，此地距首都瓦加拉古三五八公里，據說有大片荒地值得開發。卜卜市是上伏塔西南的一個大城，有條鐵路東行至首都，南下直達象牙海岸首都阿比尚，諸多器材用品可以由此直接進出，此一交通情況，首先給我們一好印象。卜卜市街道整潔，古木蔥鬱，給人有一種置身於歐洲城市的感覺，有此基地將來辦事要方便很多。此地原為法屬時代伏國的首都，獨立後始遷至瓦加拉古，瓦加拉古居國土之中央，便於照顧四境的關係。

我們到達之翌晨，即乘車出發，循柏油公路向西走了二十公里，穿過一座小山，看見一條小河，河水澄澈，涓涓而流，很是可愛。再過河上木橋，展現於眼前的確是一大片荒地，地面稍有起伏，不過地上樹木及雜草並不多。我們驅車進入公路兩側的荒地，繞了一圈，面積可能有兩千公頃，土質是沙土，酸度也不高，還可以種植

水稻。我們又循公路前進，不久到達一個村落，叫做巴馬村，約有四、五戶人家，當可以供應些許人力，此又是一便利之處。

我們初步計議，這一荒地極有開發價值，問題是水源。我們又折回去，看來時所見到的小河，叫KOU河是伏國三大河流之一的黑河的支流。詢問嚮導，說是終年不枯，我們用簡單的方法測量流量，大約可以灌溉一千五百公頃的水田。我們當時非常高興，看不出這條小河，有這樣好的流量，可惜沒有好好的利用。我立即主張將KOU河譯作「姑河」，因為想起一句詩「小姑獨處尚無郎」，正好為這條小河寫照。如果用這條處女河的河水，灌溉附近的處女地，把它們撮合起，種植水稻，繁榮滋長，不也是一段佳話嗎？上述考察究竟膚淺，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二月，我們又派遣一個專業的農業水利考察團去進一步求證，結果也認為：「極有開發價值」。同年六月我政府與上伏塔又簽訂了一個擴大技術合作協定，優先開發姑河流域。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一月，我們組成姑河墾區規劃工程隊，前往作精密規劃工作。這一工程隊辛苦工作了幾近一年，擬成一份「上伏塔姑河墾區開發規劃報告書」，作為開發的依據。

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）十月，先總統蔣公華誕日，此一工程正式破土開工。迄至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我與上伏塔斷交撤出農耕隊時，共墾成雙期水田近一千公頃，移植農民近一千戶，八千二百餘人，水稻年產量三萬公噸，碾米廠、倉庫等設備，隨時在擴充。此處又建立了農產運銷

合作社、醫療所及小學，已然成爲一個繁榮的新社區，這其間我又曾去過兩次，先後加以比較，我有不少的欣慰，也有不少感慨。此是我國在非洲正規開墾的一例。

蘇河墾區驚濤拍岸

達荷美共和國是西非一個小國，政局頗多變化，一九六〇年（民國四十九年）脫離法國獨立，遂即與我建交，我國亦派農耕隊前往工作。次年他又與中共建交，我國立即斷交並撤出農耕隊。一九六五年（民國五十四年）四月反共強人蘇格樂將軍擔任總統又與我恢復邦交，我奉命於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四月，邀請水利及重機械專家各一位，前往勘察，擴大開墾的地區。

我們到達京柯都努以後，又在附近調來兩位協助人員，搜集一些地形圖及水利資料，並購辦食物飲料及一些鄉野用品。即直趨一八二公里以外之布衣貢鎮，因為我們聽說此地有鐵路公路可以直通首都，交通便利，附近人口衆多，勞力取給可無問題，還有一條NOD河（我們譯作蘇河）終年有水，可供灌溉，有這些有利的條件，所以我們首先去勘察這一地區。

布衣貢鎮僅有短短一條街，幸而有一家小旅館，我們一行五人佔用了最大的一間房，所有的起居飲食及其他活動均在那裡面解決。我們一共住了一個多星期，每天上午八時吃罷早餐，攜帶乾糧飲料，穿上長統膠鞋，裹緊兩手兩腿，戴上草帽，開車出發，在野外一直活動到下午四五點鐘，才拖着又臭又髒又疲倦的身子，回到旅館，

清洗過身體，好好吃一頓自製的蛋炒飯或義大利麵，吹吹晚風，進入匪鄉。

首先我們訪問當地人士，校對地圖，開車進入離布鎮三十八公里之一大草原。草原裡長滿了比人還高的茅草，其間有或大或小的雜木，樹身和生長密度都不算太大。最要緊的，我們要去找蘇河，農作物不能沒有水。蘇河隱藏在茅草叢中，我們在這條小河上下左右觀察了很久，河的流量還算可以，可是河身不寬，河床較淺，可能影響流量，是一大缺點。其次我們急着去找多美過村。（以後我們簡稱過村）過村的四周全是草原，地勢較高，可以看到草原的大勢，可以視為全區的中心。

我們又徒步在草原的四周和中心地帶各處奔走，我們發現沒有沼澤和螞蟻窩，這對非洲開墾

來說是一大方便，我們又在各地劃出一公頃見方的土地，測定其地形走向、裡面樹木多少和茅草的密度，以便估算將來開墾的費用。記得那時仍是旱季，天氣酷熱，我們又全身裹得很緊，雖未被茅草割傷，可也是「熱上加熱」，全身濕透。最受不了的是下午常有一陣驟雨，這就「濕上加濕」，淋漓不堪，再沾上一路的灰塵泥土，可以想見其情形之慘了。

不過經過這一段艱苦的工作和生活，這一地區所要的資料，大體都已獲得了。我們跑完這一地區，初步認為不太理想，但尚有開發價值，加以達國政府希望迫切，遂回到首都作進一步規劃。記得我們回到首都之後，被招待住進一棟海岸旁的新式樓房中，這棟樓房內外佈置均甚為考究，尤其面臨大西洋，早晚看浪花洶湧，聽驚濤拍

岸，令人心神為之一暢。據說這棟樓房是總統專

為招待貴賓之用，可能也是總統聽說我們在野外奔走相當辛苦，藉此慰勞我們一番。過了兩天，總統還來邀我們參加一個茶會，和我們合照了一張相，又叮囑我們快點行動，於是我們埋頭在室內從事規劃工作，共住了兩個星期。規劃結果，最大可能為兩季水田五〇一公頃，一季水田五四二公頃，旱作田五五六公頃，共計約在一千五百公頃以上，勉強符合達國政府之希望。不過以我們當時的瞭解，此處土地無甚問題，開荒築田也無甚困難，就心的是水源不足，可是時間又不容許我們再找其他墾地，即在當年十月派農耕隊前往開墾，迄至一九七一年（民國六〇年）終因水源不足，僅達成兩季水田計畫，完工五二〇公頃，其餘田地祇得放棄，而另謀開發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韓復榘的趣聞

徐政道

民國二十三年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為他的父親慶祝八十大壽，大張筵席、遍請名公要員參加壽宴。特別從北平邀請一個大戲班到濟南演祝壽戲。在會場中，演員個個拿出全副看家本領，

演得特別賣力，掌聲、喝采聲，此起彼落，久久不絕於耳。但是韓主席似乎不太高興，命人傳戲班管事的問話。韓問：「這個紅臉漢子是什麼人？」管事答稱：「是關公」。又問：「他為什麼要在山東殺人？他是什麼地方人？」，管事答稱：「是山西人。」韓主席恍然大悟說：「原來

他是聞錫山的特務，我們山東有位好漢名叫秦瓊，你們為什麼不演？趕快演一齣『秦瓊大戰關公』，看看誰的本事大。」管事答：「他們不會演。」

韓復榘憤然道：「他們不會，沒關係，把他們統統關起來，三天不給飯吃。」管事慌了，連忙答：「到後臺去問一問。」後臺演藝人員聽了都大為不滿，管事央求道：「不演，會出問題，三天不吃飯，一定有人餓出病來，不是玩的。不如將就些，隨便編些詞兒，敷衍一陣，也就過去

了。」

大家只好聽管事的，於是貼出「秦瓊大戰關公」的戲碼，臺下開堂大笑。接著秦瓊出場，念過引子，定場詩，報過名，關公也出場了。秦瓊問道：「來者可是關公？」，關公稱：「是」，回問：「你可是秦瓊？」答：「是」，緊接著秦瓊嘆了一口氣，唱道：「我在唐來你在漢，咱倆打仗為那般？」扮關公的唱著：「要你打來你就打，你要是不打他們不管飯。」，臺下一陣哄堂大笑。